# 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八十六　　列傳二十八

明南京戸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王欽若林特附　丁謂　夏竦子安期

王欽若字定國新喻人年十八獻平晉賦於太宗後擢進士甲科歷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時毋責古爲度支判官嘗言曰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不能勝僕將啓蠲之欽若一夕命吏勾校成數翌日上之眞宗大驚曰先帝顧不知邪欽若曰殆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帝即日行之由是益器重欽若召試學士院拜右正言知制誥召爲翰林學士蜀寇王均始平爲西川

安撫使還授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加給事中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縣尉任懿賂欽若得中第事下御史臺初欽若知貢舉懿舉諸科寓僧仁雅舍仁雅識僧惠秦者與欽若厚懿與惠秦約賂欽若書其數於紙令欽若已入院屬欽若客納所書于妻李氏李氏令奴祁睿書懿名於臂并以所約告欽若御史中丞趙昌言請逮欽若屬吏祁睿本亳小吏雖從欽若而名猶隸亳州欽若乃言嚮未有祁睿惠秦亦不及門帝方顧欽若厚命邢昺等別鞫之懿更云妻兄張駕識知舉官洪湛嘗俱造湛門始但屬二僧不知達主司為誰昺等遂誣湛湛適

使陝西還而獄已具時篤且死睿又遁去 詔駁湛竄死景德初契丹入寇欽若自請北行判天雄軍素與寇準不協及還累表願解政事罷爲刑部侍郎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準定其班在翰林學士下欽若訴於帝復加大字班承旨上以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修國史大中祥符初爲封禪經度制置使天書儀衛副使先是眞宗嘗夢神人言賜天書於泰山卽密諭欽若欽若因得之授中使馳奉以進封禪禮成遷禮部尚書命作社首頌遷戶部尚書從祀汾陰復爲天書儀衛副使遷吏部尚書明年爲樞密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聖祖降加檢校太尉七年爲同天書刻玉使上玉皇尊
號遷尚書右僕射判禮儀院爲會靈觀使有龜蛇見拱
聖營因其地建祥源觀命欽若總領之尋拜左僕射兼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明年爲景靈使又明年商州捕得
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嘗出
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帝以問欽若謝不省遂以太
子太保出判杭州仁宗爲皇太子自以東宮師保請歸
朝復爲資政大學士拜司空尋除山南道節度使同平
章事判河南府與宰相丁謂不相悅以疾請就醫京師
詔令其子從益移文河南府輿疾而歸謂言欽若擅

官守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尋從益一官仁宗即位
拜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
學士眞宗實錄成進司徒以郊祀恩封冀國卒贈太師
中書令謚文穆錄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欽若嘗言
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褒
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旣去視其刺字則
唐相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事建壇場以禮神朱書紫
微陳於壇上表脩裴度祠於圃田自撰文紀其事眞宗
封祀言符瑞皆欽若與丁謂倡之所著封祀書甚衆欽
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領校道書凡增六百餘卷

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癭相智數過人每朝廷
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帝意又性傾巧敢為矯誕馬
知節嘗斥其姦狀帝亦不之罪其後仁宗嘗謂輔臣曰
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
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誠如聖諭林特
者字士奇家順昌十歲謁江南李景獻所為文命作賦
有頃而成授蘭臺校書郎江南平僞官皆入見特袖文
以進太宗以為長葛尉歷永興通判呂蒙正辟通判西
京留守事入相薦之判三司戶部勾院鹽議異同特所
奏合旨累遷尚書祠部員外郎為戶部副使詔赴內朝

三司副使預內朝自特始徙鹽鐵副使眞宗北征命爲
知留司三司公事車駕謁陵封泰山祀汾陰皆爲行在
三司副使歷爲脩宮副使遷至尚書工部侍郎眞拜三
司使樞密使寇準言特姦邪又數與爭事帝爲出準特
在職知故後累轉尚書右丞時天下完宮丁謂以符瑞
土木迎帝意而以特有心計使幹財利佐之然特亦善
附會故謂始終善特仁宗即位進刑部尚書翰林侍讀
學士謂貶特亦落職知許州還朝以戶部尚書知通進
銀臺司判尚書都省勾當三班院卒贈尚書左僕射特
精敏喜吏職据案終日不倦眞宗數訪以朝廷大事特

因有所中傷人以此憚焉
丁謂字謂之更字公言長洲人少與孫何友善同袖文
謁王禹偁大驚重之以爲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
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進士甲科歷夔州路轉運使蠻
地饒粟常乏鹽謂聽以粟易鹽蠻人大說由是屯兵之
州不須轉餉施之諸砦積聚皆可給特遷秩賜金累擢
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景德四年契丹犯河北眞宗幸
澶淵以謂知鄆州兼濟濮等州安撫使明年召爲右諫
議大夫權三司使上會計錄詔獎之尋加樞密直學士
大中祥符初議封禪謂對大計有餘議乃決因詔謂爲

討度泰山路糧草使遷給事中眞拜三司使又屢爲修
宮使遷至參知政事歷兵部尚書保信軍節度使天禧
三年以吏部尚書復參知政事時寇準爲相尤惡謂謂
媒蘖其過遂罷準拜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懷政事
敗帝意欲謫準江淮間謂遂除道州司馬王曾以帝語
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第舍假準也
其後謂欲引所善林特爲樞密兼東宮官李迪斥之語
在迪傳於是二人俱罷相以謂爲戶部尚書尋出知河
南府迪知鄆州明日入謝謂復留仍進尚書左僕射門
下侍郎平章事兼太子少師乾興元年封晉國公仁宗

即位進司徒兼侍郎爲山陵使寇準李迪再貶謂取制草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皇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沉劇凡與準善者盡逐之是時二府定議太后與帝五日一御便殿聽政既得旨而謂潛結內侍雷允恭傳達中旨同列不與聞允恭倚謂勢益橫無所憚允恭方爲山陵都監擅易皇堂地土石相半衆懼不能成功奏請待命謂庇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還奏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用舊地詔遣王曾覆視遂誅允恭後數日太后與帝坐承明殿召馮拯等諭曰丁謂爲宰輔乃與宦官交通且陵寢擅易幾誤

大事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仍榜朝堂布諭天下
先是女道士劉德妙者甞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逮繫
德妙內侍鞫之德妙通款謂甞教託老君言禍福足以
動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允恭數至請禱
及帝崩引入禁中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
涉妖誕遂貶崖州司戶參軍諸子並勒停巳又坐與德
妙姦除名配隷復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其
弟誦說諫悉降黜坐謂罷者自參知政事任中正而下
十數人謂後徙雷州又徙道州明道中授祕書監致仕
居光州卒謂儉狡過人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一

言判之衆皆釋然尤喜爲詩至於圖畫博奕音律無不
洞曉眞宗朝營宮觀奏祥異多謂與王欽若發之初議
營昭應宮料工須二十五年謂日役四萬人以夜繼晝
每繪一壁給二燭七年乃成眞宗崩議草遺制軍國事
兼取皇太后處分謂乃議去權字語在王曾傳及太后
稱制又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由是太后深惡之其黨
也併錄前後欺罔事焉謂初判饒州遇異人曰君貌類
李贊皇既而曰贊皇不及也
夏竦字子喬德安人父承皓上平晉策於太宗補右侍
隷大名府契丹內寇承皓䌓間道發兵夜與契丹遇

戩死之贈崇儀使錄竦縣簿竦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律曆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爲文章典雅藻麗舉賢良方正累遷知制誥禮部郎中竦娶楊氏亦工筆札有鉤距及竦顯多內寵寖與楊不諧楊悍妬卽與弟媢疏竦陰事竊出訟之又竦母與楊母相詬詈偕訴開封府事聞下御史臺左遷知黃州後徙鄧州襄州仁宗卽位遷戶部郎中徙壽安洪三州竦材術過人急於進取喜交結任術數傾側反覆世以爲姦邪丁母憂潛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爲內助宰相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遂起復知制誥爲景靈判官後遷諫議大夫樞密

副使脩國史遷給事中改參知政事祥源觀使與宰相呂夷簡不相能復爲樞密副使進至尚書左丞太后崩罷爲禮部尚書歷知青州兼安撫使踰年罷安撫遷刑部尚書徙應天府寶元初以戶部尚書入爲三司使趙元昊反拜奉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聽便宜行事徙忠武軍知涇州還判永興軍兼陝西經略安撫招討進宣徽南院使與陳執中論兵事不合詔徙屯鄜州初竦在涇州朝廷遣龐籍就計事竦上奏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頗採用之其募土人爲兵命下而楊偕奏辨竦議遂罷[illegible]

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又數請解任改判河中府徙蔡州慶曆中召爲樞密使諫官御史交章論竦在陜西畏懦不肯盡力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元昊嘗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爲賊輕侮如此今復用之邊將體解矣且呂夷簡畏其爲人不肯引爲同列旣退乃薦之以釋宿憾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不已請不令入見諫官余靖章累上卽日詔竦歸鎭徙知亳州改授吏部尚書歲中加資政殿學士竦之及國門也帝封彈疏示之旣至亳州上書萬言自辨復拜宣徽

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幷州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又明年召入爲宰相制下而諫官御史復言大臣和則政事脩竦與陳執中不可使共事遂改樞密使封英國公親事官夜入禁中欲爲亂領皇城司者皆坐逐獨楊懷敏降官領入內都知如故言者以爲竦結懷敏而曲庇之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出之罷知河南府未幾赴本鎮加兼侍中饗明堂徙武寧軍節度使進鄭國公錫賚與輔臣等將相居外遇大禮有賜自竦始尋以病歸卒贈太師

書命謚文正劉敞言竦姦邪不可爲正改謚文莊竦以
文學擅名一時朝廷大典策屢以屬之多識古文學奇
字至夜以指畫膚文集一百卷其爲郡有治績喜作條
教於閭里立保伍之法至盜賊不敢發然性貪數商販
部中冢累鉅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衆所在陰間僚屬
使相猜沮以鉤致其事遇家人亦然子安期字清卿以
父任爲將作監主簿召試賜進士出身累遷龍圖閣直
學士兼侍讀提舉集禧觀以學士復知延州卒安期雖
秉世資頗以才自厲朝廷數器使之然無學術求入侍
經筵爲世所譏其侈不減其父云

論曰王欽若爲小官奏對稱旨及入樞府協謀天書丁謂在三司獻會計錄且力贊封禪故皆獲寵遇躋鈞軸夏竦結欽若暨中人張懷德共推挽遂起謫籍至使相三人者巧於謀身曾不爲國家計世皆指爲姦邪黨邪害正若謂者其尤與然欽若作相最晚謂未久即逐竦居外不果徵何則朝多君子而人主猶畏公議也

陳堯佐 兄堯叟弟堯咨 從子漸　宋庠 弟祁

陳堯佐字希元閬中人父省華字善則事孟昶爲西水尉蜀平授隴城主簿累遷樓煩令端拱二年太宗親試進士伯子堯叟登甲科占謝辭氣明辨太宗問左右知

爲省華子卽召爲太子中允歷戸部吏部二員外郎知潭州省華智辨有吏幹入掌左藏庫判吏部南曹擢至左諫議大夫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少師堯佐進士及第爲魏縣中牟尉撰海喻一篇人奇其志累遷開封府推官言事迕旨降通判潮州民張氏子與其母濯于江鱷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命二吏挐小舟操網往捕鱷至暴非可網得至是鱷弭受網作文示諸市而烹之人皆驚異召還直史館知壽州後歷諸路轉運使母老祈就養召糾察在京刑獄爲御試編排官坐置等誤降監鄂州茶場天禧中河决起知滑州造木龍以殺水怒

又築長堤人呼爲陳公堤初營永定陵復徙京西轉運使入爲三司戸部副使徙度支擢知制誥進樞密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幷州每汾水暴漲州民輒憂擾堯佐爲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頼其利召同脩三朝史代弟堯咨同知開封府累遷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天聖七年三月拜樞密副使八月以給事中參知政事遷吏部侍郎太后崩執政多罷以戸部侍郎知永興軍改知廬州徙同州復徙永興鄭州旣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災異罷爲淮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司空兼侍

中謚文惠堯佐少好學初肄業錦屏山後從种放於終
南山及貴讀書不輟善古隸八分尤工詩性儉約見動
物必戒左右勿殺號知餘子自誌其墓曰壽八十二不
爲夭官一品不爲賤使相納祿不爲辱陳摶嘗謂其父
曰君三子皆當將相惟中子貴且壽後如其言有集三
十卷又有潮陽編野廬編愚丘集遣興集
堯叟字唐夫解褐光祿寺丞直史館父子同日賜緋歷
工部員外郎廣南西路轉運使俗有疾輒禱神不知醫
藥堯叟刻方書于州驛嶺外少林木井泉堯叟令道傍
植木鑿井置亭舍民咸便之咸平初詔諸路課民種桑

秉堯叟上言所部諸州土風本異地利之博者惟麻苧爾麻苧所種與桑柘不殊欲望自今許以所種麻苧頂畝折桑棗之數則布帛上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從之拜擢至兵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又兼群牧制置使多立條約著監牧議大中祥符初東封加尚書左丞詔撰朝覲壇碑進工部尚書獻封禪聖製頌帝作歌答之祀汾陰爲經度制置使判河中府禮成進戶部尚書時詔王欽若爲朝覲壇頌表讓堯叟不許別命堯叟撰親謁太寧廟頌加特進賜功臣又以善草隸詔寫途中御製歌詩刻石五年與欽若並以本官檢校太傅同平章事、、

樞密使加檢校太尉從幸太清宮加開府儀同三司
幾與欽若罷守本官明年復與欽若以本官充樞密使
堯叟素有足疾屢請告九年疾甚表求避位優拜右僕
射知河陽賜詩為餞天禧初病亟求還至京師卒年五
十七贈侍中謚文忠堯叟偉姿貌强力任知數久典機
密軍馬之籍悉能周記所著請盟錄三集二十卷母馮
氏性嚴家本富祿賜丑厚不許諸子事華侈堯叟尤以
孝謹稱景德中堯叟掌樞機弟堯佐直史館堯咨知制
誥與其父同在北省諸孫任官者十數人宗親登科者
又數人榮盛無比馮年八十餘後堯叟數年卒

堯咨字嘉謨舉進士第一歷官右正言知制誥知荆南改起居舍人同判吏部流內銓舊格選人用舉者數遷官而寒士無以進堯咨進其可擢者皆從之改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長安地斥鹵無甘泉堯咨疏龍首渠注城中民利之然豪侈不循法度出入列禁兵自衛用刑慘急嘗以氣凌轉運使樂黃目黃目不能堪求解去遂徙堯咨知河南府既而有發堯咨不法者眞宗不欲窮治命黃目察之得實以聞坐削職徙鄧州數月復知制誥歷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入爲翰林學士換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位丞郎

上自契丹修好城壘器械久不治堯咨葺完之然須索煩擾多县怒列軍士持大梃侍前吏民語不中意立至困仆拜武信軍節度使知河陽徙澶州又徙天雄軍卒贈太尉謚康肅堯咨工隸書善射族子博古篤學能文爲館閣校勘早卒

從子漸字鴻漸少以文學知名於蜀淳化中與其父堯封皆以進士試廷中太宗擢漸第輒辭不就願擢其父許之至咸平初漸始仕爲天水縣尉漸好揚雄太玄經著書十五篇號演玄奏之召試學士院授儀州軍事推官調隴西防禦推官坐法免歸不復有仕進意蜀中學

者多從之遊堯咨不學漸心薄之堯咨中以事不果黜歷耀州節度推官卒有文集十五卷自號金龜子

宋庠字公序安陸人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歷官左正言郭皇后廢庠與御史伏閤爭論坐罰金久之知制誥累遷翰林學士帝遇庠厚且大用矣庠初名郊李淑恐其先已以奇中之言曰宋受命之號郊交也合姓名爲不祥帝弗爲意他日以諭之因改名庠寶元中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庠爲相儒雅練習故事與呂夷簡論數不同凡庠與善者皆指爲朋黨如鄭戩葉清臣等悉出之乃以庠知揚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徙鄆州

進給事中慶曆中范仲淹去位帝問宰相章得象誰
代者得象薦其弟祁帝雅意在庠復召爲參知政事帝
嘗召二府對資政殿出手詔策以時事庠曰兩漢對策
本延巖穴草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而比諸生非所以尊
朝廷請至中書合議條奏時陳執中不學少文故夏竦
爲帝畫此謀意欲困執中也論者以庠爲知體明年除
尚書工部侍郎充樞密使皇祐初拜兵部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饗明堂遷工部尚書三年
諫官包拯奏庠不戢子弟又言在政府無建明乃以刑
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後徙許州又徙河陽

再遷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封莒國公御史言庠昏惰乃以河陽三城節度同平章事判鄭州徙相州以疾召還英宗即位移鎮武軍改封鄭國公以老請判亳州庠所至以愼靜爲治及再登用沉浮自安晚信幼子多與小人遊御史呂誨請敕庠不得以二子隨以司空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太尉兼侍中謚元獻帝爲篆碑曰忠規德範之碑庠自應舉時與祁俱以文學名擅天下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善正訛謬嘗校定國語撰補音三卷又輯紀年通譜區別正閏爲十二卷掖垣叢志三卷尊號錄一卷別集四十卷天資忠厚

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弗爲也
祁字子京與兄庠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
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擢庠第一寘祁第十人呼曰二
宋以大小別之歷官太常博士同知禮儀院李照定新
樂胡瑗鑄鍾磬祁皆與之事見樂志預脩廣業記成遷
工部員外郎同修起居注權三司度支判官方陝西用
兵調費日蹙上疏謂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天下有
定官無限員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僧道日益多而無
定數謂之三冗道場齋醮無有虛日京師寺觀多設徒
卒添置官府使相節度坐靡邦用謂之三費且勸帝躬

服至儉風示四方則民業日豐師役可舉徙判鹽鐵勾
院次當知制誥而庠方參知政事乃以爲天章閣待制
歷判太常寺庠罷祁亦出知壽州徙陳州還知制誥權
同判流內銓又爲翰林學士提舉諸司庫務徙知審官
院兼侍讀學士庠復知政事祁攺龍圖學士史館修撰
修唐書累遷右諫議大夫充羣牧使庠爲樞密使祁復
爲翰林學士皇祐中詔求直言祁奏三患其意主於蠲
君威別邪正急先務皆中時病會冊溫成爲貴妃祁適
當制坐誤出知許州事在李淑傳數月復召遷給事中
兼龍圖閣學士坐其子從張彥方游出知亳州歲餘徙

知成德軍遷尚書禮部侍郎請弛河東陜西馬禁又請復唐馱幕之制徙定州又上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衝爲國門戶也臣竊慮欲兵之强莫如多穀與財欲士訓練莫如善擇將帥欲人樂鬬莫如賞重罰嚴欲賊顧望不敢前莫如使鎮重而定彊夫恥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陛下少勵之不憂不戰以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鬬猶負無穀與財雖金城湯池其勢必輕夫雲奔飈馳抄後掠前馬之長也彊弩巨梃長槍利刀什伍相聯大呼薄戰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敵相攻必不深入窮追毆而

去之及境則止此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益步
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鬬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
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體也自先帝以來為一道帥專
而兵不分故定椹其胷則鎮擣其脅勢自然耳今判而
為二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賊脫叩營壘則彼此不相
謀尚肯任此責邪請合鎮定為一路以將相大臣領之
權一而責有歸矣又上禦戎論七篇加端明殿學士特
遷吏部侍郎知益州尋除三司使佑司諫吳及嘗言祁
在定州不治縱家人貸公使錢數千緡在蜀奢侈過度
久之御史中丞包拯言祁益部多游燕且其兄執政不

司三司乃加龍圖閣學士知鄭州唐書成遷左丞工部尚書以羸疾請便醫藥入判尚書都省俄拜翰林學士承旨復爲羣牧使壽卒年六十四遺奏立儲嗣以定人心又自爲誌銘及治戒以授其子三日斂三月葬慎無爲流俗陰陽拘忌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勿受贈典後贈尚書右丞之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乃謚景文祁莅官明峻好作條教與兄庠皆以文學顯而祁尤能文善議論然清約莊重不及庠以此不至公輔云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以稾自隨爲列傳百五

十卷預修籍田記集韻又撰大樂圖二卷文集百卷

論曰宋初竇氏諸弟昆並馳聲于朝竟不至公輔逮咸平天聖間乃有陳宋二家非云盛歟省華名位由諸子以顯堯叟歷方州踐樞宥咸著政迹堯佐相業似無踰人然寛裕敦厚實裨治體庠當國練習典故擅儒雅之望祁能文多建白亦難爲弟矣或問二相優劣曰堯佐長者庠因邊事請誅范仲淹甚哉其弗憐才也

宋史新編卷八十六

明南京戸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馮拯子行己伸己　陳執中　劉沆

賈昌朝弟昌衡從子炎伯祖父琰　梁適孫子美

馮拯字道濟河陽人第進士累擢右正言歷度支判官淳化中有上封請立皇太子者拯與尹黃裳王世則洪湛伏閤請立許王元僖太宗怒悉貶嶺外拯知端州旣至上言請遣使括諸路隱丁更制版籍及議鹽法通商凡十餘事帝欲召還寇準素不悅拯乃徙知鼎州改通判廣州郊祀畢覃恩通判彭惟節以太常博士爲屯田

員外郎拯以左正言爲虞部員外郎拯書名舊在惟節上及奏事如故準切責之拯上書言準阿意不平準坐此罷拯以母喪請內徙命知江州眞宗即位累遷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帝欲脩綏州謀諸輔臣拯與向敏中等皆曰便呂蒙正王旦王欽若皆曰宜棄勿脩帝遣洪湛馳驛往視還上七利二害卒脩完之遷尚書工部侍郎簽書樞密院事賜手札訪邊事景德中爲參知政事再遷兵部侍郎大中祥符初殿貢舉糊名法拯與王旦論選舉帝前拯請兼攷策論不專以詩賦爲進退帝曰可以觀才識者文論也拯論事多合帝意如

泰山祀汾陰爲儀仗使擢至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太少傅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乾興元年進封魏國公遷司空兼侍中輔臣會食資善堂召議事丁謂獨不預謂知得罪頗哀請錢惟演遽曰當致力無大憂也拯熟視惟演惟演踧踖及對承明殿太后怒甚語欲誅謂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卽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豈有逆謀哉太后怒少解謂旣貶拯代謂爲司徒玉清昭應宮使病告表願罷相拜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判河南府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拯氣貌嚴重宦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工部尚書林特嘗詣第累

日不得通餞惟演營入相拯以大后姻家力言之遂出惟演河陽子行己仲己

行己字肅之以父任爲右侍禁涇原路駐泊都監歷知數州所至有能稱累遷客省使更高陽關秦鳳定州大名府路馬步總管以衞州防禦使致仕預洛陽耆英之集元祐中終金州觀察使年八十四

仲己字齊賢以蔭補右侍禁累遷洛苑使知桂州兼廣西鈐轄道江陵會安化蠻犯邊官軍不利仁宗趣仲己討之仲己臨軍單騎出陣諭酋豪咸仰泣羅拜曰不圖今日再見馮公也明日率衆降軍門以勞遷西上閤門

使知宜州又遷果州團練使徙桂州改右武衛大將軍
守本官分司西京卒始安化蠻叛區希範應募擊賊賊
平希範詣闕自言其功伸已謂冒上要賞遂編管全州
其後希範逋歸謀為亂欲殺伸已嶺外騷然
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任為祕書省正字累遷衛尉寺
丞知梧州上復古要道三篇真宗異而召之帝屬疾春
秋高大臣莫敢言建儲者執中進演要三篇以蚤定天
下根本為說因擢右正言未幾遂立皇太子寶元初執
中自知永興軍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議刺士
兵久不決罷知青州遷知河南府又為工部侍郎陝西

同經略安撫招討使與夏竦同知永興軍議邊事多異
同詔令互出巡邊乃屯涇州表解兵柄以爲兵尚神密
千里稟命非所以制勝宜屬四路各保疆圉朝議善之
就知陝州復徙青州慶曆四年召拜參知政事諫官孫
甫蔡襄極論不可帝遣使馳賜敕告踰年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皇祐初以足疾辭
位遂出知陳州久之拜集慶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
名府復以吏部尚書拜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每朝
退閑中書東便門以防漏泄三司勾當公事及監場務
官權勢所引者皆奏罷之內外肅然時張貴妃薨治喪

皇儀殿追冊爲后王洙石全彬務以非禮導帝意執中隨輒奉行會嬖妾笞小婢出外舍死御史趙抃列八事奏劾歐陽脩亦言之至和二年諫官范鎮等言不已卒罷執中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踰年辭節改曹州皆不赴過都以疾賜告拜司徒岐國公致仕卒贈太師兼侍中執中爲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不及門惟殿前都指揮使郭承祐數至其家爲御史所言遂詔中書樞密自今非聚廳無見賓客及議謚禮官韓維謂執中追冊張貴妃位號此不忠之大者至其治家益無足言宰相不能秉道率禮正身齊家方杜門

深居謝絶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請謚曰榮靈後改謚恭襄詔謚曰恭襄賜碑曰褒忠之碑子世儒官至國子博士妻李與羣婢殺世儒所生母世儒與謀皆棄市

劉沆字沖之永新人祖景洪始楊行密得江西衙將彭玕據州自稱太守屬景洪以兵欲脅衆附湖南景洪僞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退居不仕及徐溫建國以禮聘之不起景洪嘗告人曰我不從彭玕幾活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其山曰後隆山沆擢進士第二歷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奉使契丹館伴强以酒沆沮

醉拂袖起因罵之坐是出知潭州又降知和州改右諫議大夫知江州湖南蠻徭數出寇殺官吏以沆知潭州兼安撫使降知鄂州歷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遷尚書工部侍郎皇祐三年拜參知政事初沆在府有張彥方者冒越國夫人曹氏家受富民金爲僞告敕既敗繫獄沆抵彥方死辭不及曹氏曹氏張貴妃母也沆既用諫官御史爭論之仁宗不聽貴妃薨追册皇后沆爲監護使數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改園陵使御史中丞孫抃御史范師道等言宰相不當爲贈后典葬不報既葬賜后閤中金器數百兩力辭而請其

子瑾試學士院遂帖職將中書可否多用例人或援例以訟而法有不行沆進言三弊曰近臣保薦之弊陳乞親屬之弊敘勞干進之弊既施行衆頗不悅尋如舊沆既疾言事官遂舉行御史遷次格滿二歲者與知州范師道趙抃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昪等言沆挾私將樞密使狄青亦因御史言罷知陳州沆奏曰御史去陛下將相削陛下爪牙此曹所謀臣莫測也昪等復論之罷沆知應天府遷刑部尚書徙陳州卒沆長於吏事然任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輊取事及卒贈左僕射兼侍中知制誥張瓌草贈詞詆沆其家

敢請謚帝爲篆碑曰思賢之碑瑾别有傳
賈昌朝字子明眞定人眞宗祈穀南郊昌朝獻頌道左
召試賜同進士出身主晉陵簿賜對便殿除國子監說
書孫奭判監獨稱其講說有師法他日書路隨韋處厚
傳示昌朝曰君當以經術進如二公再遷殿中丞歷知
宜興東明縣奭辭侍讀薦昌朝自代召試中書尋復國
子監說書景祐中置崇政殿說書以授昌朝加直集賢
院太平興國寺災其夕大雨震雷昌朝上言天示警告
可勿繕治西域僧獻佛骨銅像又請加賜遣還毋以所
獻示中外悉行其言天章閣置侍講亦首命之累遷知

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兼侍講進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議者欲以金繒啗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許我有功則責報無窮矣力止之乃上言曰太祖監方鎮士兵牙校之盛盡收其威權當時以爲萬世之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禀成筭所向有功近歲恩倖子弟飾廚傳鈞名譽多非勳勞坐取武爵自西羌之叛士不練習將不得人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况親舊恩倖出即爲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記

恩倖之弊也又上備邊六事多施行之慶曆三年拜
知政事歷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
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元昊既款附
請宰相罷兼樞密使明年春旱昌朝引漢災異册免三
公故事上表乞罷吳育數與昌朝爭議上前論者多不
直昌朝御史中丞高若訥言大臣廷爭不肅故雨不時
若遂罷育而除昌朝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撫使尋
以討貝州賊功移山南東道節度使三司使葉清臣移
用河北庫錢昌朝格詔不與清臣論列不已遂出清臣

河陽徙昌朝判鄭州過闕入覲留爲祥源觀使拜尚書
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歲中求外復除山
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
僕射侍中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中謝自昌朝始也
毋喪服除判許州召對邇英閣帝問乾卦上九昌朝開陳上
九之所以曰悔用九之所以曰吉者手詔褒答復判大
名府兼河北安撫使時河決商胡昌朝請復故道不從
嘉祐初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尋以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爲樞密使三年文彥博請罷相諫官御史恐昌朝代
之乃相與言昌朝建大第別擬樂各位以待宦官有矯制

者樞密院釋不洽遂以鎮安軍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
師侍中兼充景靈宮使出判許州又以保平軍節度陝
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府兼安撫使英宗即位徙鳳
翔節度使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後以左僕射
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卒謚文元賜碑曰大儒元
老之碑所著羣經音辨通紀時令奏議文集百二十二
卷昌朝在侍從多得名譽及執政乃不爲正人所與唐
詢奏傾吳育世以爲昌朝指然釋宦官矯制後驗問無
事實云弟昌衡從子炎伯祖父琰
昌衡字子平第進士歷諸路轉運使熙寧更法度核吏

治昌衡數以利害聞神宗獎其忠益召爲戶部副使提舉市易司課羨增秩右諫議大夫加集賢殿修撰知河南府歷陳鄆應天府鄧州以正議大夫致仕卒

炎字長卿以昌朝蔭吏歷管庫累遷顯謨閣待制知應天府徙鄆州永興初陝西行鐵錢久幣益輕蔡京設法盡斂之更鑄夾錫錢幣稍重京去相轉運使李譓陳敦復見所斂已多遽請罷鑄鐵錢既復行其輕加初自關以西皆罷市民不聊生炎獨一切弛禁聽從其便其後宣徽使童貫又盡廢夾錫不得用民益以爲苦炎徙知延安因表言錢法屢變人心愈惑中產之家不過窖夾

錫錢一二萬旣稟不用則惟有守錢而死耳因乞內郡
養毋乃命爲穎州未行復留又與貫制疆事不合貫沮
之改河陽又改鄧州加直學士知永興入對留爲工部
侍郎卒贈銀青光祿大夫
琰字季莘晉中書舍人給事中偉之子以蔭歷左正議
大夫樞密直學士權三司副使卒琰有吏幹昆弟五人
琰最幼及琰歷官而諸兄相繼死琰拊循孤幼聚族凡
百口分給衣食庭無閒言士大夫以此稱之
梁適字仲賢顥之子也少孤嘗輯父遺文及所自著以
進眞宗曰梁顥有子矣授祕書省正字爲開封工曹歷

知梧州吏舉進士知淮陽軍仁宗知其名召爲審刑詳議官嘗與同院燕肅奏何次公案帝顧曰次公似是漢時人字肅不能對適進曰蓋寬饒黃霸皆字次公帝悅因詢適家世益器之拜右正言累擢樞密副使儂智高入寇移嫚書求邕桂節度帝將受其降適曰若爾嶺外非朝廷有矣乃遣狄青討之賊平帝曰向非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遷參知政事契丹欲易國書稱南北朝適曰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哉遂止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大璫王守忠求爲節度使適持不可張貴妃治喪皇儀殿又以爲不可將以適爲園陵使適

國朝以來無此制由是寖與陳執中不合適曉暢河
令臨事有膽力而多挾智數不爲清議所許御史馬遵
吳中復論其貪黷怙權罷知鄭州累遷定國軍節度使
知并州還知河陽領忠武昭德二鎮檢校太師復爲觀
文殿大學士以太子太保致仕進太傅卒贈司空兼侍
中謚莊肅孫子美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時新復役法
子美先諸路成役書就遷提點刑獄累遷直龍圖閣河
北都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
以進崇寧間諸路漕臣進羨餘自子美始北珠出女真
子美市於契丹契丹嗜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兩

國之禍蓋基於此子美用是致位光顯以疾罷爲開府
儀同三司奉祠卒子美爲郡縱侈殘虐然有幹才所至
辦治云

論曰馮拯在眞宗朝論事多迎合及章獻稱制盡言免
丁謂於誅庶賭大體陳執中劉沆梁適並相仁宗亦豈
無可稱顧或希旨固位或任數怙權無巳鄙乎賈昌朝
優經術世號耆儒石介作慶曆聖德詩列之衆賢時始
參政耳其後乃有阿私傾構之跡爲正人所弗與人固
未易知哉

魯宗道　薛奎　王曙子益柔

蔡齊 從子延慶

曾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第進士歷海鹽令縣有港道海水歲久湮塞宗道疏治之人號曾公浦累擢右正言嘗言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爲擇縣令倣此庶得良守宰宣助教化矣眞宗納之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請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連遷左諭德直龍圖閣仁宗立歷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問宗道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

之罪人也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宗道曰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事在后傳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先帝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輦後乗輿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紈袴子弟得以恩澤處邪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貴戚用事者皆憚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再遷尚書禮部侍郎祥源觀使在政府七年務抑僥倖不以名器私人疾劇帝臨問賜白金三千兩卒年六十四皇太后臨奠贈兵部尚書初議謚剛簡改肅簡論者謂剛

得其實焉宗道不爲小謹爲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飲肆中偶眞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卽上怪公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眞宗果問使者且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云

薛奎字宿藝絳州人舉進士爲州第一乃推與里人王嚴而處嚴下進士及第爲隰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博者適至血偶涴衣捕訊

誣伏奎獨疑之白州緩其獄後果得殺人者徙儀州推
官改大理寺丞知莆田縣請蠲南閩時稅魚蒲錢累擢
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爲政嚴敏擊斷無所貸使契
丹還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上疏論擇人求治崇
節儉屏聲色凡十數事仁宗初或讒奎漏禁中語改授
集賢院學士知幷州改秦州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秦
民與夷落數千人列奎治狀請留璽書褒諭不許召爲
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遂參知政事帝諭曰先帝嘗以
爲卿可任今用卿先帝意也帝嘗謂輔臣曰臣事君鮮
有克終者奎曰匪獨臣也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

帝然之太后謁太廟欲被服天子衮冕奎力陳其不
然不見聽及太后崩帝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
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衮冕也豈可見先帝於地
下帝悟以后服斂因請逐內侍羅崇勳等時二府大臣
多罷去奎得喘疾數辭位罷爲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
判尚書都省尋卒年六十八贈兵部尚書謚簡肅奎性
剛不苟合遇事敢言眞宗時數宴大臣至有霑醉者奎
諫曰天下誠無事而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
所以重朝廷也眞宗嘉納奎善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
自爲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無子以從子爲嗣

王曙字晦叔河南人登進士第再調定國軍節度推官咸平中舉賢良方正科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定海縣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繩盜以峻法多致之死有卒夜告其軍將亂立辨其僞斬之蜀人比之張詠號前張後王入爲給事中仁宗爲皇太子與李迪同選兼賓客坐責舉失實黜官後復爲給事中兼羣牧使其妻寇準女也準再貶曙亦再貶郢州團練副使累遷給事中知潞州州有殺人者獄已具曙獨疑之事果辨爲作辨獄記以戒官吏徙河南府永興軍召爲御史中丞兼理檢使理檢置使自此始玉清昭應宮災繫守衛者御史獄

恐朝廷議脩復上言昔曾植僖宮災孔子以爲桓僖親盡當毀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爲高廟不當居陵旁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臺榭宮室爲戒宜罷之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仁宗與太后感悟遂減守衛罪詔以不復繕脩諭天下曙又請三品以上立家廟復唐舊制遷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以疾請罷歷知河南府召爲樞密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逾月卒年中塗參贈太保中書令謚文康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自抑損喜浮圖法齋居蔬食泊如

也初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脩尹洙爲官屬脩等頗游宴曙後至嘗厲色戒脩等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寇萊公晚年之禍邪脩起對曰以脩聞之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爾曙默然終不怒及爲樞密使首薦脩等置之館閣有集四十卷周書音訓十二卷唐書備問三卷莊子旨歸三篇列子旨歸一篇集兩漢詔議四十卷子益柔益恭益柔字達夫以蔭爲衛尉寺丞性恬淡慕唐王龜之爲人數解官就養曙參知政事治第西京益恭勸曙引年謝事曙不果去終父喪遂以尚書司門員外郎致仕間與浮圖隱者出游洛陽名園山水無不至也

益柔字勝之爲人伉直尚氣喜論天下事用蔭至殿中丞杜衍薦知介丘縣仁宗戒敕朋黨益柔上書論辨尹洙貶又爲訟之不聽范仲淹以館閣薦除集賢校理預蘇舜欽秦邸會醉作傲歌時諸人欲遂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參政賈昌朝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攻排不遺力至列狀言益柔罪當誅韓琦爲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悟但黜之久之爲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出爲兩浙京東西轉運使熙寧元年入判度支審院詔百官轉對益柔言人

君之難莫大於辨邪正邪正之辨莫大於置相若唐高宗之李義甫明皇之李林甫德宗之盧杞憲宗之皇甫鎛帝王之鑑也高宗德宗固無足論明皇憲宗之聰明乃蔽於二人如此以二人之庸猶足以致禍況誦六藝挾才智以文致其姦說者哉意蓋指王安石也遷至直舍人院知制誥兼直學士院董氈遇明堂恩中書擬加光祿大夫而舊階已特進益柔以聞帝謂中書曰非翰林幾何不為羌夷所笑宰相怒其不中堂用他事罷其兼直遷龍圖閣直學士秘書監知蔡揚亳州江寧應天府卒年七十二益柔少力學通羣書為文日數千言

馬光語人曰吾爲資治通鑑觀者請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之終篇者惟王勝之耳

蔡齊字子思萊州人舉進士第一儀觀俊偉眞宗命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騶自齊始也歷秘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仁宗初歷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錢惟演守河陽請曲賜鎭兵錢章獻太后將許之齊以爲不可遂劾奏惟演以起居舍人知制誥入爲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太后大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主之命齊爲記崇勳陰使人誘齊曰當得參知政事矣齊久不上崇勳譖之罷爲龍圖閣學士知

河南府以親老改密州徙應天府召爲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太后崩遺誥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同裁制軍國事齊入白執政曰上春秋富始親政豈宜使女后相踵稱制乎遂罷預政未幾拜樞密副使蜀大姓王齊雄者太后姻家坐殺人除名未更赦復官齊奏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勉從之郭皇后廢將立富人陳氏女爲后齊極論之拜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曾與齊善曾罷相齊亦以戶部侍郎歸班尋出知頼州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文忠齊方重有風采性謙退不伐丁謂秉政欲齊附已終不往少與徐人劉顏善顏罪廢齊上其書

數十萬言得復官顏卒又以女妻其子從子延慶
延慶字仲遠登進士第歷官秦鳳等路都轉運使進至
龍圖閣直學士王韶進師河州羌斷其歸路延慶檄兵
赴之韶得全師還辟通判官恭嚎劾其擅興朝廷問知
狀易嚎他道徙知成都府兼兵馬都鈐轄茂州羣蠻爲
變延慶奏遣内臣共經蠻事押班王中正奏延慶區理
失宜徙知渭州仍降秩嘗得安南行軍法讀之倣其制
使蕃漢無得相雜以防變具爲書上之時鄜延呂惠卿
亦分畫兵延慶條其不便神宗善其議召知開封府拜
翰林學士以言者罷知滁州歷吏部侍郎卒年六十二

延慶所至有惠政初爲伯父齊後齊有遺腹子乃歸其
宗籍家所有付之來人義焉
論曰宋眞宗詎不謂知人耶眷宗道薛奎王曙蔡齊皆
簡拔置侍從仁宗踐阼相繼登政府屬章獻太后臨朝
正色敢言恥效羣臣希合爲祿利計及帝親政始終一
操葢剛介方嚴之性然也嗚呼其茲以爲大臣歟

# 宋史新編卷八十八　　列傳三十

刑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任中正　弟中師　周起　程琳

姜遵　范雍　孫子奇　曾孫坦　趙稹

任布　高若訥　孫沔

任中正字慶之濟陰人父載右拾遺中正進士及第爲池州推官歷祕書丞江南轉運副使時翰林學士錢若水等先後以中正薦太宗亦自知其賢中正頎而長帝提大筍命取緋衣稱其體者賜之至部歲大稔發運使王子輿欲悉調餉京師中正以歲歉爲慮乃止擢監察

御史兩浙轉運使民饑不俟詔發官廩振之按晉州盛
梁獄論如法遷殿中侍御史判三司憑由司梁之黨密
中之出爲荆湖轉運使遷左司諫直史館知梓州擢樞
密直學士代張詠知益州凡五載遵詠條教蜀人便之
知審刑院出知并州遷給事中權知開封府大中祥符
九年拜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未幾進兵部侍郎參知政
事仁宗在東宮以右丞兼賓客遷工部尚書既罷位拜
兵部尚書中正素與丁謂善謂且貶左右莫敢言皆中
正獨營救因降太子賓客知鄆州弟兵部員外郎判三
司鹽鐵勾院中行右正言中師皆坐貶中正俄以

從曹州遷禮部尚書卒贈尚書右僕射謚康懿中正以
孝稱毋背謁禁中祕儀禮云
中師字祖聖進士及第歷官右正言降監宿州酒稅累
遷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視事之明日吏白故事
當謁諸祠廟而廨有淫祠中師遽命撤去之兼市舶使
市舶置使自此始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先是轉運使
韓瀆急於籠利薪芻蔬果皆有筭中師盡奏蠲之仁宗
欲用任布呂夷簡薦中師才不在任布下遂並召為樞
密副使明年求補郡以尚書禮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
永興軍求內徙得知陳州踰年上書言臣老矣家本曹

人願得守曹遂以知曹州改戶部侍郎明年請老拜太子少傅致仕進少師卒贈太子太傅謚安惠中師性樂易自奉甚約晚知養生術號大塊翁

周起字萬卿鄒平人幼敏慧如成人父意知衛州坐事削官起才十三詣京師訟寃得復起第進士積官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聽斷明審舉無留事真宗嘗臨幸問勞起請曰陛下龍潛於此請避正寢居西廡從之名其堂曰繼照起嘗奏事殿中適仁宗始生帝曰卿知朕喜乎即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累遷禮部侍郎樞密副使嘗與寇準過同列曹瑋家飲酒既而客多引去

獨起與寇準盡醉夜漏上乃歸明日入見引咎伏謝帝笑曰天下無事大臣相與飲酒何過之有起素善準坐準連降秩知光州歷禮部侍郎判登聞鼓院以疾請知穎州徙陳州汝州卒贈禮部尚書謚安惠起與弟超並能書超集古今人書及所更體法爲書苑十卷累官主客郎中起子延荷以孝友聞延雋頗雅厚皆爲朝官

程琳字天球博野人舉服勤辭學科歷太常博士權三司戸部判官後修眞宗實錄而大中祥符以來起居注闕琳追述上之遂脩起居注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尤器之當除

命喜曰不辱吾筆矣遷給事中權知開封府王蒙正子
齊雄捶老卒死僦賃妻子使以病告琳察其色辭異令有
司驗得捶死狀蒙正連姻章獻太后家太后謂琳曰齊
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遂論如
法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其女歸夫訴于府琳命還女
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請于仁宗曰臣恐天下有竊議
陛下者帝亟命出之笞而歸其妻遂遷翰林侍讀學士
兼龍圖閣學士再知開封改三司使出納尤謹禁中有
所取輒奏罷之內侍言琳專琳曰三司財賦皆朝廷有
也臣為陛下惜於臣何有帝然之再遷吏部侍郎遂參

知政事遷尚書左丞故樞密副使張遜第在武成坊其曾孫偕才七歲宗室女生也貧不自給乳媼擅出券鬻第琳令吏密諭媼得御寶許鬻乃售乳媼見章惠太后得御寶琳乃市取之又令吏市材木買婦女已而吏以贓敗御史按劾降光祿卿知穎州累遷工部尚書加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改武昌軍節度使知永興軍陝西安撫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琳持重不擾前後守魏十年度要害繕壁壘增守禦備植雜木數萬曰異時樓櫓之具可不出於民矣人愛之為立生祠改武勝軍又換鎮安軍節度使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為國守

邊未報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謚文簡琳優政事辨議不肯下人屬二方多虞效勞不懈賜碑曰旌勞然議者謂其性嗇厚自奉養章獻太后時上武后臨朝圖云

姜遵字從式淄州人進士及第歷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奏罷咸陽富民元氏歲貢梨拜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卒贈吏部侍郎遵長於吏事治尚嚴猛在永興太后詔營浮屠遵毀漢唐碑碣代磚甓既成得召用

范雍字伯純河南人登進士第累官樞密副使丁母憂起復遷給事中玉清昭應宮災章獻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一夕延燎幾盡雍抗言曰先朝以此竭

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尊
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畏天戒也遷尚書禮部侍郎太后
崩罷知陝州改宋興軍以疾請近郡遂知河陽歷應天
河南進至資政殿學士陳安邊六事旣而元昊反拜振
武軍節度使知延州元昊先遣人通款於雍雍信之不
設備一日引兵數萬破金明砦乘勝至城下會大將石
元孫領兵出境守城者纔數百人雍召劉平于慶州平
帥師來援合元孫兵與賊戰大敗平元孫皆爲賊所執
雍坐左遷知安州居一歲復吏部侍郎知河中府又知
宋興軍遷至尚書左丞加資政殿大學士初宋宋興城

或言其非便詔止其役雍甚詔趣成之明年賊犯定州邠岐間皆恐而永興獨不憂寇復徙河南府遷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師謚忠獻雍爲治尚恕好謀而少成頗知人喜薦士後多至公卿者狄青爲小校時坐法當斬雍貸之子宗傑宗傑子子奇

子奇字中濟以蔭爲簽書幷州判官唐介薦提舉修在京倉三司使又薦按覆營繕所吏積爲欺隱懼罪造飛語聞之神宗遣大閹張茂則察其無私勞之曰爲吏當如是無恤人言授戶部判官爲湖南轉運副使建言梅山蠻恃險爲邊患宜拓取之後章惇開五溪議由此

累官吏部侍郎以待制致仕卒子坦
坦字伯履以父任歷左司員外郎押伴夏國使應對合
旨賜進士第權起居舍人使遼復命具語錄以獻徽宗
善之以付鴻臚遷殿中監知開封府再命使遼以觀釁
坦以不宜始禍辭坐貶歷遷户部侍郎罷夾錫錢改當
十爲當三罷淮鹽入東北鬻公田以實常平又上疏言
户部歲入有限其出無窮今節度使八十員留後至刺
史數千員自非軍功得之宜減半奉及工技末作一切
裁損時以爲當坦與宰相張商英善及商英去被論貶
官寓韶州以赦復徽猷閣待制卒

趙稹字表微宣城人第進士歷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慎從吉知開封其子受賕事連錢惟演稹與王曾白其姦狀從吉坐免惟演亦罷去改三司鹽鐵副使擢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州或言稹不達民情喜尊大降知同州從鳳翔京兆府累遷樞密副使吏部侍郎稹厚結劉美人家婢以故致位政府命未出人馳告稹問曰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章獻太后崩罷爲尚書左丞知河中遷禮部尚書既病乞骸骨拜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僖質從孫旦知康州死於儂智高之難贈光祿少卿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進士及第補安肅軍判官輒刺問虜中事上疏請飭邊備仍奏河北利害後契丹至澶淵真宗識其名特改大理寺丞知安陽縣通判嘉州歷權三司鹽鐵判官判度支勾院京城東南石泉涌出爲築祥源觀男女徒跣奔走瞻拜布論之曰明朝不宜以神怪衒愚俗遂迕宰相意又與徐奭麻溫其試開封府進士而奭潛發封卷降監鄧州稅徙知宿州時越州守闕寇準曰越州有職分田歲入且厚今爭者頗衆非廉士莫可與乃徙布越州寇準貶布亦徙建州累遷樞密副使布纖約自守及秉政無所建明子遜嘗上書詆大臣

及布御史魚周詢因奏疏曰布不才其子能知之乃罷知河陽議者以周詢引遜語逐其父爲不知體改蔡州授太子少保致仕進至少師始布歸洛中作五知堂謂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也卒贈太子太傅謚恭惠

高若訥字敏之榆次人徙家衛州進士及第歷起居舍人知諫院時范仲淹坐言事奪職余靖尹洙以論救相繼貶歐陽脩乃移書責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爲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耶今而後決知足下非君子若訥忿以其書奏貶脩未幾加直史館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

政事王蒙正知蔡州若訥言蒙正起輝販因緣戚里得官不宜守大州大慶殿設祈福道場若訥奏大慶殿國之路寢不宜爲瀆慢閹文應爲入內都知若訥言其肆橫不法請出之累遷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爲樞密使凡內降恩多覆奏不行入內都知王守忠欲得節度使固執不可若訥畏惕少過而前騶毆人輒至死御史奏彈之罷爲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同羣牧制置使判尚書都省卒贈右僕射謚文莊若訥彊學善記尤喜申韓管子之書頗明曆學因母病遂兼通醫書皇祐中詔累黍定尺以制鐘律爭論連年不決若訥

以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并損益祠
祭服器悉施用有集二十卷
孫沔字元規會稽人登進士第跌蕩不守士節然材猛
過人後以祕書丞爲監察御史裏行數言事再貶永州
監酒移通判潭州知處州州復爲監察御史再知楚州所
在皆著能迹召爲左正言論事益有直名兩遷起居舍
人爲陝西轉運使時宰相呂夷簡求罷仁宗優詔弗許
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
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己又以張士遜冠台席蓋夷
簡不爲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己者爲自固之計欲使

下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秉政三年不更事兵殲貲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咨隆盛之基忽至於此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别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議者喜其謇切進秩爲都轉運使後又爲河東都轉運使凡三知慶州邊人服其能進至樞密直學士歷知秦州時儂智高反沔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也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明日聞蔣偕死帝曰南事誠如沔料以爲湖南江西路

安撫使得便宜從事九廣南東西路安撫使沔請發
騎兵增選偏裨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折之
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
以儌倖勝乃欲示鎮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
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會道欲青爲宣撫
使沔與青會青與智高遇戰歸仁鋪智高敗走青還沔
留治後事遷給事中及還帝問勞解御帶賜之以知杭
州召爲樞密副使會追冊張貴妃爲皇后命沔讀冊故
事翰林學士讀正后冊沔旣陳不可用宰相護葬且曰
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

求罷職出知杭州徙青州并州諫官御史並奏沔淫縱不法乃徙壽州詔按其迹使者奏沔在處州於遊人中見白牡丹者誘與爲姦杭州從蕭山民鄭旻市紗旻高其直以隱稅鼠隸他州州人許明有大珠百沔妻弟強市之沔愛明所藏郭虔暉畫鷹圖明不以獻誣以罪取其圖刺配之杭州金氏女沔白晝與致亂之趙氏女已許嫁沔見西湖上訂取至州宅與飲食臥起奏至責寧國節度副使監司坐失察皆被絀後以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英宗即位遷戶部帝與執政議守邊者難其人參知政事歐陽脩薦沔謂宜棄瑕使過遂起資政殿學士

知河中府又爲觀文殿學士知慶州徙延州道卒

論曰任中正黨丁謂昧易比匪人之戒周起交寇準何害爲善類惟是宴飲狎暱失大臣體程琳喬施豐奉固人常情耳然莅官執法無少回撓豈肯非道干進如姜遵趙稹輩所爲其上武后臨朝圖世或不察嘗聞元文宗欲觀畫學士孃子山進比干圖以寓諷琳意毋同歟范雍知人疎料敵任布中師自守罕建明高若訥有風裁不免不肖之譏孫沔擅邊才蔑禮法古諺曰尺有所短於諸人亦云

宋史新編卷八十八

宋史新編卷八十九　　列傳三十一

明南京戸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高瓊子繼勳 繼宣　范廷召　葛霸子懐敏

高瓊家世燕人少無賴爲盜事敗將磔于市暑雨創潰伺守者稍怠掣釘而遁事王審琦太宗尹京召置帳下即位擢至神衛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坐事出爲許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會有龍騎亡命卒數十人因知州臧丙出郊謀劫其導從以叛瓊聞即白丙趣還城因白率從卒數十人挾弓矢單騎追及悉擒之會將北伐召歸爲樓船戰櫂都指揮使部船千艘赴雄州又城

易州師還累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歸義軍節度出
爲并州馬步軍都部署時潘美亦在太原舊制節度使
領軍職者居上瓊以美舊臣表請居其下從之戍兵有
以廩食陳腐譁者瓊知之一日廵諸營士卒方聚食因
取其飯自啖之謂衆曰今邊鄙無警爾等坐飽甘豐且
知幸也衆言遂息改鎭州都部署至道中就改保大軍
節度與軍如故眞宗即位加彰信軍節度復爲并代都
部署契丹犯塞傅潛以逗留得罪召瓊代之兵罷復還
任轉運使言其政績詔褒之景德中車駕北廵時前軍
已與敵接戰上欲親臨營壘或勸南還瓊曰敵師已老

陛下宜親往以督師即日幸澶淵未幾以疾求解兵柄授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卒年七十二贈侍中瓊不識字曉達軍政然頗自任卒與副將參議善訓諸子繼勳繼宣最知名孫遵裕在外戚傳

繼勳字紹先太宗時累遷內殿崇班咸平初王均叛蜀以崇儀副使爲益州兵馬都監均敗滅以功遷崇儀使賊黨保山藪中時出剽劫徙綿漢劒門路都巡檢使悉擒殺之又徙陝路鈐轄還朝遷洛苑使并代州鈐轄徙屯岢嵐軍大敗契丹兵遷弓箭庫使領榮州刺史徙麟府州鈐轄徙知環州又徙瀛州時歲饑募富人出粟以給

貧若明年大稔木生連理者四郡人上治狀請留連遷西上閤門使昭州團練使徙鄜延路鈐轄坐事失官已而復榮州刺史知冀州領果州團練使徙貝州復知瀛州仁宗即位遷至保順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恭謝禮成徙昭信軍節度使以老病乞骸骨聽辭管軍授建雄軍節度使知滑州卒年七十八繼勳性謙有機略善撫御士卒臨戰輒勝在蜀有威名號神將子遵甫官至北作坊副使遵甫女即宣仁后也繼勳初贈太尉神宗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康王謚穆武又詔宰相王珪爲神道碑御篆碑首曰克勤敏功鍾慶之碑遵

甫追封楚王贈官如繼勳云

繼宣字舜舉幼善騎射頗工筆札知讀書以恩補官曹瑋嘗薦之乾興初以內殿崇班爲益州都監蜀人富侈元夕大張燈知府薛奎戒以備盜繼宣藉惡少年飲犒之使夜中潛誌盜背明日皆獲既而累遷歷磁相邢洺都巡檢使益州諸路鈐轄知諸州軍最後知幷州適元昊寇麟府帥兵禦之進屯府谷間遣勇士夜亂賊營又募黥配廂軍得二千餘人號清邊軍領以偏將軍次三松嶺賊數萬衆圍之清邊軍奮起斬首千餘級其相蹦藉死者不可勝計築寧遠砦相視地脈鑿石出泉已而

城五砦遷至眉州防禦使卒

范廷召棗強人年十八手刃父讎剖心以祭父墓嘗爲盜以勇壯聞周廣順初應募遷至殿前指揮使宋初屢從征再轉散都頭都虞候領費州刺史太平興國中以日騎軍都指揮使從平太原征范陽事連秦王廷美出之於外雍熙三年議北征召還領先鋒大破賊衆乘勝下涿州中流矢血漬甲縷神色自若督戰益急詔褒之累遷殿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鎮州副都部署大破契丹于徐河淳化中歷并代環慶諸路副部署至道中遣將五路討李繼遷命廷召副李繼隆爲環慶靈部

署諸將失期獨廷召與毛超大小數十戰屢克捷逾遷侍衞馬軍都指揮使領河西軍節度爲定州行營都部署咸平二年車駕北巡廷召與契丹戰逐北斬首數萬錄功加檢校太傅益賦邑又改殿前都指揮使卒年七十五贈侍中諸子守慶最賢更名璉爲西京作坊副使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

葛霸眞定人姿表雄毅善擊刺騎射始事太宗于藩邸踐阼累遷散員都虞候雍熙中幽州之師失律大補軍校以霸爲驍騎軍都指揮使領檀州刺史戍定州嘗遇敵唐河與戰敗走之斬獲甚衆歷遷侍衞馬軍都指揮

使領感德軍節度景德初從征契丹以功特加封邑覇
昬耄為麾下所罔頗擾軍民帝知之乃罷軍職授昭德
軍節度并代都部署四年夏從知耀州覇雖懦然能謹
直自持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諸子懷敏最顯
懷敏以廕歷西上閤門使知雄州上平燕策累遷捧日
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鄜延路副都總管進殿前都虞候
知延州范仲淹言其猾懦不知兵復徙涇原路兼招討
經略安撫副使慶曆二年元昊寇鎮戎軍懷敏出禦與
諸將皆遇害其子宗晟與趙正等還保定川韓質郝從
政胡息以兵保遵邊堡劉湛向進保向家峽皆不赴後

於是敵長驅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居民畜而去事聞贈懷敏鎮戎軍節度使兼太尉同時戰沒者贈官有差懷敏通時事善候人情故多薦者及用為將昧於應變遂至覆軍帝念之賜謚忠隱錄其諸子二

論曰世言百蟲皆能化惟人不能非也高瓊范廷召並少年無賴亡命畢日脫蟠乘運功顯而身榮矧皆有子大其家宣仁賢后又高之自出乎葛霸奮於草澤名與高范齊顧子懷敏不逮二家遠甚蓋匪獨猾懦為范仲淹所排而喜功無謀郭逵亦料必敗其死敵弗避殆荆罕儒曹光實之流邪

曹利用附孫繼鄴 張耆 楊崇勳

夏守恩弟守贇子隨 狄青孫玉 郭逵

曹利用字用之趙州人父諫擢明經第仕至右補闕以武略改崇儀使利用少喜談辯慷慨有志操蔭補右班殿直遷爲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眞宗幸澶州契丹使王繼忠議和乃授利用閤門祗候崇儀副使奉書詣其軍帝語之曰契丹不求地則邀賂關南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利用憤甚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既至東議關南地利用拒之遣其臣韓杞來報命利用再使竟不能屈遂定議奉約書以歸

權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賜第京師宜州軍校叛侵陷
旁郡以爲廣南安撫使利用至嶺外與賊遇賊持健標
蒙采盾鋒鏑不能入利用使士持巨斧長刀破盾斬首
以徇事平遷引進使歷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天禧二年輔臣丁謂李迪爭論帝前迪斥謂姦邪因言
利用朋黨利用曰以片文遇主臣不如迪捐軀入不測
之虜迪不逮臣迪坐免而利用以檢校太師兼太子少
保爲會靈觀使進尚書右僕射乾興初加左僕射兼侍
中武寧軍節度使景靈宮使詔如曹彬給公使錢歲萬
緡後加司空舊制樞密使雖檢校三師兼侍中尚書令

猶班宰相下而利用詔班次相王曾上既而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玉清昭應宮使將告謝而利用猶欲仍舊班曾抗聲目吏曰奏宰臣王曾等告謝班既定利用怏怏不平帝使同列慰曉之仍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益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初章獻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利用以勳舊自居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予左右多怨太后亦嚴憚之稱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鞓左右激怒太后曰在先帝時何敢爾邪內降恩亦有不得已從之者人揣知之或紿太后曰利用家媼除諾臣請必可得矣

下之而驗太后始疑其私頗銜怒會從子汭爲趙州兵馬監押被訴按治其獄汭坐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杖死連謫利用左千牛衛將軍知隨州又坐私貸景靈宮錢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命內侍楊懷敏護送奪諸子官沒所賜第籍其貲黜親屬十餘人利用行至襄陽驛懷敏不肯前以語逼之利用素剛遂投繯而絕以暴卒聞年五十九明道二年追復節度兼侍中後贈太傅還諸子官謚襄悼命學士趙槩作神道碑帝爲篆曰旌功之碑詔歸所沒產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頗其親舊亦有因緣以進者故及於禍然在朝廷忠

蓋有守始終不爲屈死非其罪天下寃之
孫繼鄴字元嗣金陵人祖謙事李昪爲長劍都指揮使
南伐閩援兵不至戰死父承睿時爲小校領將兵者不
如期致其父没乃刺殺之亡去轉徙淮楚間父之入京
師以策上太宗授以官終左藏庫使繼鄴有材武歷鄜
延路兵馬都監徙知環州累遷崇儀副使會修築洪德
砦與總兵者議不協被絀起知保安軍徙涇州樞密使
曹利用欲用之繼鄴惡其權盛知有後禍數以疾辭遂
除左龍武軍統軍致仕利用貶起歷諸路副都總管知
諸州擢至步軍都虞候卒

張耆字元弼開封人少給事真宗藩邸卽位授以官錄功遷南作坊使昭州刺史歷定州鈐轄契丹圍望都耆與諸將往援身被數創殺其梟將還昭州團練使并代州鈐轄明年契丹兵復入帝欲親征耆奏邊事十餘條多論兵貴持重及所以取勝者召還入對帝曰今領守澶州未得人如何耆請行事平坐訟左遷久之事稍辨復官管勾皇城司累遷鎮安軍淮南節度使判壽州尋召爲樞密使兼羣牧制置使會靈觀使先名旻至是表改名耆加尚書左僕射歷諸鎭進兼侍中封鄧國公章獻太后崩出判許州移襄鄧孟許陳壽六州封徐國公

者爲人重密有智數頗知傳記及術數之學言象緯輒
中章獻微時嘗寓其家者事之甚謹及預政寵遇最厚
安佚富盛踰四十年家居爲曲闌積百貨與羣婢相貿
易有病者親爲診切以藥賈之欲錢不出也所歷藩鎮
人頗以爲擾然御諸子嚴日一見即出就外舍論者亦
以此多之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太師兼侍中謚榮僖
子二十四人得一守貝州王則作亂不能死又與亡卒
禮儀可一與羣婢殺其妻俱抵法孫叔夜有傳
希一字簡翁以者任至引進使歷知諸州及諸路鈐轄
總管累使遼及館客遼人嘗以雄州禁漁界河及役白

溝兩屬民爲言希一曰界河之禁起於大國今文移尚存白溝本輸中國租我太宗特除之自是大國侵牟故名兩屬遼人詞塞以均州防禦使提舉集禧觀卒

利一字和叔以蔭累遷西上閤門使嘉州團練使遼人剌兩屬民爲兵民不堪其擾利一綏徠之有大姓舉族南徙絫而來者至二萬利一發廩振恤自是不敢復剌巡檢趙用有罪坐失察改衛州鈐轄終雄州團練使

楊崇勳字寶臣蘄州人以父任爲東西班承旨事眞宗于東宮帝嘗曰聞若嗜學吾授若書崇勳自是稍通兵法及前代興廢事及卽位累遷客省使領羣牧使帝又

不豫周懷政謀奉帝爲太上皇以謀訪崇勳崇勳告丁謂誅懷政得擢內客省使領桂州觀察使復兼羣牧使仁宗即位歷鎭南定武軍山南東道節度使進樞密使百官詣洪福院上章懿册退而立班奉慰宰相張士遜過崇勳園飲日中期不至被劾與士遜俱罷以同平章事河陽三城節度使判陳州後懷政家人訟寃遂罷同平章事契丹將渝盟朝廷擇將備邊崇勳請行復拜同平章事判定州以老不任事徙成德軍又徙鄭州坐其子宗誨納賕枉法以左衞上將軍致仕改太子太保卒贈太尉謚恭密改恭毅崇勳性貪鄙喜中傷人在鎭日

嘗役民工作木偶戲人塗以丹白舟載鬻於京師

夏守恩字君殊并州人父遇爲武騎軍校與契丹戰殁錄守恩累遷至威塞軍節度使爲永定陵總管雷允恭邪中和從皇堂穿地得水泉守恩以聞允恭等伏誅守恩歷諸鎭知諸州又爲諸路都總管所至恃寵驕恣不法坐贓除名連州編管卒

守贇字子美初守恩給事襄王邸王問其兄弟守恩言守贇四歲而孤王爲動容即日召入宮而憐其幼聽就外舍後二年復召入及即位授右侍禁歷崇儀使帝甚親信之累遷定國軍節度使守恩廢守贇亦以鎭海軍

節度使罷管軍之本鎮踰年徙定州路都總管召知樞密院事劉平石元孫敗自請將兵擊賊換宣徽南院使陝西馬步軍都總管兼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庸怯寡方略不爲下所服尋詔駐軍河中數月徙屯鄜州其子隨爲陝西緣邊招討副使召守贇同知樞密院事隨卒守贇請罷以宣徽節度二使判澶州後爲高陽關都總管就判瀛州卒贈太尉謚忠僖

隨字君正好儒術以蔭補官累遷秦州防禦使元昊反爲鄜延路副都總管初名元亨與元昊有嫌奏改焉元昊爲書及錦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日

賊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謂曰此行間爾君士彬與
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梟擊賊自效後爲陝西副
總管兼緣邊招討副使仁宗曰朝廷委卿邊事毋以父
在機密爲嫌未幾卒贈昭信軍節度使謚莊恪

論曰曹利用以三寸舌折虎狠之牙一戰而定嶺南在
樞府務抑僥倖章獻憚其鯁直勳烈若茲何竟如孫繼
鄴所料易致恭存任殆未知耶張耆楊崇勳二夏竝以
攀附取將相君子已謂非據況怙寵蔑德乎

狄青字漢臣西河人善騎射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衛
士從邊以青爲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時偏將屢爲

賊敗士卒多畏怯青行常爲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出入賊中皆被靡莫敢當尹洙爲經略判官與青談兵善之薦於經略使韓琦范仲淹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以功累遷至馬軍副都指揮使青奮行伍十餘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傅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以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擢樞密副使皇祐中廣蠻儂智高反嶺外騷動楊畋等安撫經

制變事師久無功又命孫沔余靖爲安撫使討賊仁宗猶以爲憂青上表請行翌日入對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置酒垂拱殿以遣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皆輕敵敗死軍聲大沮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鬬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幷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已而頓軍

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爲軍未即進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陳賊既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戰死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其黨及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五百餘人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青斂尸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尸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復爲樞密副使遷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還兵至京師帝嘉其功拜樞密使優諸子官秩始交阯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

信詔許厚賞之青旣至檄余靖與通使假兵郎上奏曰
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
略青在樞密四年每出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又言者
以青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恠請出青於外保全之不報
嘉祐中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
頗疑迺罷青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疽
發髭卒贈中書令謚武襄青愼密寡言計事必審中機
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饑寒勞苦雖
敵猝犯無一士敢後先敵北不窮追臨利而能戒故常
勝不至於敗尤喜推功將佐始與孫沔破賊沔推服青

首以為弗如尹洙既死悉力賙其家子諮詠並為閤門使詠亦數有戰功神宗考次近世將帥慨然思之命取青畫像入禁中御製祭文遣使齎中牢祠焉

張玉字寶臣保定人以六班散直隸狄青麾下築招安砦遇夏兵三萬有馳鐵騎挑戰者玉單持鐵簡出鬭取其首及馬軍中因號曰張鐵簡仁宗聞之曰真勇將也以為本路同巡檢從征儂智高率右廂突騎橫貫賊壘賊大潰累遷昭州防禦使徙涇原熙寧中夔州卒叛玉襲逐于石門卒窮蹙請降玉斬二百人坐奪職再遷馬步軍都虞候卒贈建雄留後

孫節開封人以才勇補右侍禁累遷西京左藏庫副使及討智高爲前鋒直前搏戰俄中槍而没特贈忠武軍節度留後官其二子及從子三人

郭逵字仲通其先自邢徙洛康定中兄遵死於敵乃録逵隷陜西范仲淹麾下仲淹勉以問學方議取靈武逵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未幾任福以全軍没人服其先見陳執中安撫京東奏爲駐泊將執中與賓佐論當今名將推葛懷敏逵曰懷敏易與爾他日必敗朝廷事執中始怒居數日問曰君何以知懷敏曰喜功徼幸徒勇無謀可禽也執中歎曰君真知兵

懷敏既覆師矣爲眞定兵馬監押保州卒叛田况遣逵
往招之論功加閤門祗候環慶兵馬都監母憂解官却
慶帥贐錢四十萬卒喪爲涇原都監累功遷檢校太保
同簽書樞密院旋領陝西宣撫使判渭州逵雖立軍功
而驟躋政地諫官御史交論英宗不聽神宗立遷靜難
軍留後召還言者復力爭乃改宣徽南院使判鄆州俄
徙鎭鄜延种諤受嵬名山降取綏州夏人遂殺楊定朝
論以邊釁方起欲棄綏逵曰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
守見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既而夏人欲
以塞門安遠二砦來易朝廷許之逵曰此正商於六百

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遣其屬與夏使議乃還其請初詔焚棄綏州遂匿不下至是遂始自劾帝手詔褒答加檢校太尉雄武軍留後韓絳主种諤計圖橫山與逵議出兵逵曰諤徃生必誤大事絳怒以為沮撓奏召逵還明年慶州亂出判永興徙秦州坐按王韶不法落宣徽使知潞州徙太原復宣徽使交阯李乾德陷邕管召為安南行營經略招討使兼荆湖廣南宣撫使大戰富良江斬僞王子洪眞乾德窮蹙奉表歸命時兵夫三十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至是與賊隔一水不得進乃班師坐貶屛處十年哲宗立歷左武衛上將軍

提舉崇福宮卒年六十七贈雄武軍節度使爲忼慨喜兵學神宗嘗訪八陣遺法對曰兵無常形是特奇正相生之一法爾因爲帝論其詳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閱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應州之敗既斬李信劉甫又欲罪鄜延都巡檢使白玉玉託遠以後事且泣言不得終養母遠哀之不遣申救甚力得免已而玉大捷于新砦神宗謂遠曰白玉能以功補過卿力也每戰愛卹士卒不妄誅戮其殺賊婦女老弱者皆不賞雖坐征南無功久廢猶隱然爲一時宿將云

論曰仁宗以來元昊桀驁爲邊境患故廟堂加意兵事

而行伍累功率躋崇顯若狄青郭逵先後登政府尤推名將二人均有知略最後廣南得儁交阯無功蓋有幸有不幸焉青行至邕會瘴霧昏鬱中人賊置毒水中飲輒死忽一夕甘泉湧于郊遂濟其衆逵擁三十萬兵冒炎瘴物故大半豈非天哉豈非天哉